

急诊科的 那些事儿

JI ZHEN KE DE
NA XIE SHI ER

于 莺 | 李开云

YU YING LIKAIYUN 作品

中国版《急诊室的故事》

直击医患矛盾
感悟生死浮沉

于 莺
“急诊科女超人”

首度联袂打造
最真实的
急诊科题材小说

李开云
现实题材作家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急诊科的 那些事儿

JIZHENKE DE
NA XIE SHI

于 莺 | 李开云

YU YING LIKAIYUN 作品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急诊科的那些事儿/于莺, 李开云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2

ISBN 978 - 7 - 5104 - 3643 - 7

I. ①急… II. ①于…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7429 号

急诊科的那些事儿

策 划: 李 锋 作 者: 于 莺 李开云

责任编辑: 靳丽霞 特约编辑: 于建梅 李 丽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马正琴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 nwp. cn

http: //www. newworld-press. 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60mm × 960mm 1/16

字数: 155 千字 印张: 12

版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04 - 3643 - 7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序 Preface

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关于病患关系，关于急诊科，我在微博上已经说得够多了，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本书？

不少人在得知我写书后，这样问我。

急诊科是一个复杂的地方。这里有疾病治愈后的欣慰，有失去亲人的悲伤，有医生特有的严肃和认真，亦有患者对人生的希望和迷茫。

每天，我都看到形形色色的病患，他们走进，甚至有时候被抬进医院的急诊科，有的人没多久就走了出来，而有的人却再没有回到目送他们进入急诊室的家人身边。

这本书就是写这些故事，微博中短短的 140 字，怎能一一道尽？书中里有血淋淋的故事，有生离死别的场景，有关于健康和养生的忠告，它让人哭，让人笑，让人痛，让人恨……

这些年来，医患矛盾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不少人问：医生们到底怎么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真难，不过，答案就在这本书里。本书选用小说的表现形式，故事化的手法，将急诊科一幕幕令人悲痛、令人感动、

令人愤怒、令人开怀的场景再现给读者，也正是希望，这本书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让读者对医院、医生有更深层的了解。

作为医生，我们都希望看到每一位患者得到满意的治疗，能够提早康复；作为医生，我们都希望危在旦夕的病人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救助从死亡线上活着回来；作为医生，虽然我们懂得现实的残酷，但也同样期待生活的美好；作为医生，有时候，我们在内心深处会跟着他们一起痛，一起哭，一起笑。

如果你能从书中学到一招半式的急救方法，能够在喧嚣的尘世中拥有一颗宁静的内心，甚至能从中悟出一点儿什么，那么，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我只想活得洒脱一点。生命如此短暂，我没有时间黯然神伤。人生是一场相遇，无论相识多久，无论多亲密，最终我们都会别离。而急诊科，或许正是我们别离的最后一站。正如书中所言，急诊科的故事，永远没有完结。

于莺

2012年12月 北京



目录 Contents

奇人怪事	X 病毒	辞职风波	医生求救	医院怪人	人生初孕	聚餐意外	实习医生	解剖换事	愤而报警	异地急诊	艾滋病人	出国名额	意外死亡
179	166	156	147	134	120	111	104	95	77	59	44	22	1



意外死亡

我没想过那个晚上，一个普通的民工走进急诊科，竟然会引发这么大的医疗事故。当我看到一队又一队的防暴警察包围了人群；当我看到一向强势的向东竟然躲在角落瑟瑟发抖；当我被愤怒的家属拳打脚踢；当我躺在重症监护室，我就知道，那天晚上对于急诊科每个在场的人来说，都是一场近乎生死的严峻考验。

——@赵佳佳

下班高峰时段已过，北京的马路上依然车水马龙，行人的脚步匆匆，没有谁愿意为谁停留哪怕是半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儿要干。时令已是初夏，四月的空中飞舞着如棉花一般的柳絮，天空灰蒙蒙的，大地一片混沌迷茫，好像呼吸到鼻孔里的不是空气，而是大把大把细微的尘土。

36岁的包工头李晓阳手里拿着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他在老家一家县级医院拍的B超报告和病历本。两个多月前，他在老家过完春节后，就一直将这东西带在身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在工地上干活儿的他觉得腰痛，不思饮食，人也迅速憔悴了下来，那若隐若现的疼痛让李晓阳觉得自己就像是如来佛祖手心里的孙猴子，始终摆脱不



了。眼看着年底赶工期，他也就把到医院去看病的事儿硬生生地给压了下来。直到春节回到老家，一路火车、汽车、摩托车颠簸劳顿，终于让他疼痛难熬，到老家的县医院一查，说是肾结石，需要做手术。

“只要不是癌症就好。”李晓阳拿着诊断结论，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回到了家。妻子张兰让他尽快把手术做了，可李晓阳担心北京的工地，这一做手术还不知道多久能好呢。这些年，李晓阳广州、上海、哈尔滨全国各地都跑遍了，为人豪爽，乐于助人，村里的一帮后生都愿意跟着他混，所以，在北京的工地上，他的亲戚、熟人就有三十多人。耽误了他一个人没关系，耽误了其他三十多号人，这麻烦可就大了。再说了，老家这些小医院，还是不如北京的大医院好。万一有个阴差阳错，岂不冤枉？

“还是回北京再看吧。”李晓阳对妻子说。

妻子张兰说：“你呀，就是这样不顾惜自己的身体，让人不放心。”

李晓阳转头笑着对妻子说道：“哈，年纪轻轻的，顾惜啥？离死早着呢！”

张兰沉着脸：“净说不吉利的，大过年的！”

回到北京后，李晓阳本想早早地到医院把手术做了，免去后顾之忧。他知道，这样老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然而工地上的活儿太忙，加上老板又对他委以重任——刚提拔他为包工头，负责对工地上五六十个工人的分工协作管理，他一直抽不开身，直到今天赶上周六，眼看活儿都忙得差不多了，他才利用下班时间匆匆忙忙和老婆张兰一起往医院赶去。

李晓阳知道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没有老婆的滋味，他受够了，所以这次从老家过完春节，他就说服张兰，跟他一块到北京的工地上来干活儿了。

“你辛辛苦苦一年在家里能挣几个钱？还不如在工地上一个月挣的钱多！”李晓阳这样说服张兰。

张兰并不愿意：“两个娃儿呢？我们都走了，娃儿咋办？大娃子正读高中，二娃子也上初中了。家里没个大人，不好……”

李晓阳说：“他们现在不都住校吗？再说了，家里还有爷爷奶奶可以照应一下呢。”最终，在李晓阳的强大攻势下，张兰跟着丈夫，一块来到了北京。

李晓阳回头望了望远，天空已经暗了下来。呼吸着这样污浊的空气，他不禁深深地怀念起老家的青山绿水来。“要不是为了挣钱修小洋楼，要不是挣钱给两个娃儿读书，哪个龟儿子愿意在北京待下去！”李晓阳将一口浓痰“呸”的一声吐在墙角，加快步伐，抬脚朝北京华佗医院的大门走去。

北京华佗医院是北京最好的医院，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医护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都堪称全国一流。李晓阳甚至认为，自己一个小小的肾结石，到这样的医院来看，简直就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不过这里离工地不远，倒两趟地铁就到了，也算是方便。

走进医院大门一看，嗨，好家伙，都下班时间了还人来人往。李晓阳呆呆地看着人潮涌动的大厅，忽然脑海里萌发出一个念头：“要是回老家开一家医院，生意一定兴隆！”

36岁的李晓阳又回头看了看刚刚抬脚进来的医院大门，在这样庞大和人潮涌动的地方，他已经没有多少方向感了。他的方向感一向就很差，对于这个从小在山沟里长大、只知道上下和前后左右的人来说，他讨厌北京的东南西北。此时，玻璃门外的天空已经完全漆黑一片，远处的灯光亮了起来，医院门口的马路上已经开始堵车了，汽车尾部的刹车灯，红得那么耀眼。

李晓阳永远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是他年轻的生命中，最后一眼看到医院外面如此疲惫不堪的世界。仅仅两个小时后，他在这家医疗技术条件很好的医院，因为一个小小的肾结石切除手术，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更没有想到，自己的死，会在这家医院掀起一场轩然大



波……

李晓阳和妻子一前一后走进医院大门的时候，急诊科的主任李少雄正脱掉白大褂，今天最后一次到医生办公室巡查，叮嘱晚上值夜班的主治医生向东和赵佳佳勤走动、多巡查、细心工作，一旦有紧急情况，要及时通知他。

向东抬头看着李少雄，说：“李主任，下班时间已经过去十分钟了，你就放心地回家去吧！嫂子已经做了一大桌好吃的，等着你哪！”

待李少雄离开后，赵佳佳看着李少雄的背影，低声咕哝道：“这男人啊，没办法，一旦得了‘妻管严’，就得准时下班啊！我敢打赌，‘妻管严’正在给妻子打电话解释，为什么下班时间都过去十分钟了，他还在医院！”

向东哈哈一笑：“哎，佳佳啊，你不知道，这年头，得了‘妻管严’的男人也是幸福的男人啊！哪像我，连老婆都懒得问我了，我爱回不回！”

“妻管严”前脚刚走，李晓阳和他的妻子张兰就进了急诊科。因为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这时候来看病的病人一律都得挂急诊科。因此，白班和夜班交接班的时候，也是急诊科一天中最忙的时候。

接待李晓阳的，是向东。向东接过李晓阳的两联挂号单，将其中的一联撕下，插在桌子上的一根竹签上，抓过一支笔，又拿过李晓阳递过来的病历本，他正准备发问，抬眼一瞥病历本的封面上还空着，于是又让李晓阳自己填写了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信息。

做完这一切，向东才问：“哪里不舒服？”

李晓阳惜字如金、直截了当地说了三个字：“肾结石”，边说边从随手带着的塑料袋里取出B超报告，递给向东，“这是我一两个月前在老家的县医院做的B超报告，说是肾结石，今天我来是做手术的。”

像这样从全国各地各级医院来的病人，向东每天都要接待无数个。

不过，对于其他医院做的各种检查报告，他几乎都不怎么看，因为反正到了华佗医院，还得重新做一次检查。

向东一边唰唰地在病历本上写字，一边说道：“我给你开个彩超单子，你等会儿再去做个检查。”李晓阳一听就急了：“大夫，我刚做过检查的，这上面明明写着是肾结石，怎么还要做检查？这不是花冤枉钱吗？”

这样的病人，向东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但是在他看来，不管病人如何反对，最终还是得去重新做检查的，这中间的解释，只不过是白费口舌而已。向东的音调提高了八度，语气也有些生硬：“第一，这是你在别的医院做的检查，并不代表我们医院的检查结果；第二，已经过去一两个月了，我们得看看你的结石有没有变化。”

向东说完，哗啦一声撕下一张单子，递给李晓阳：“出门左转，先交费，再上二楼放射科，做检查。”说完，不等李晓阳回答，向东自顾自地站起身，抓过桌上的水杯，返身去倒水。

等向东倒满一杯水回头的时候，李晓阳和妻子张兰已经消失了。向东摇着头说道：“唉，这些病人，怕麻烦、怕花钱，就别生病！唧唧歪歪的病人最让人烦了！”

赵佳佳本想顶撞一下向东的，你以为谁愿意得病呀？再说了，一看这病人就是从农村来的，农村人挣俩钱也不容易，在他们看来，做过检查了就没必要再做了，这也很正常，也犯不着你这样生硬地对付病人啊。不过，想归这样想，她还是没有把话说出口。

李晓阳和妻子走出急诊科办公室的时候，心里早已把向东的十八代祖宗骂了个遍。“现在的医生没一个好东西，只知道朝病人要钱！”在他看来，明明是在县医院做过检查的，压根儿就没必要再做检查了。医生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骗他的钱。

妻子张兰在一旁安慰道：“哎，反正都来了，咱就把病治彻底，也省去了一桩心事。你这手术一天不做，我这心里一天就不踏实。来都



来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在妻子的安慰下，李晓阳的情绪这才稍微好一点。

很快，彩超报告出来，向东证实病人确实得了肾结石。在李晓阳强烈要求今天就手术的情况下，向东又开了缴费的单子，李晓阳交了6000元手术费。在等待做手术的时候，向东将一纸手术告知书递给张兰：“你是病人的什么人？”

“我是他老婆。”

“好，你看看这个手术告知书，在这上面签个字。”张兰还没看完手术告知书，向东就伸手过来拿，张兰急了：“还没看完呢。”

向东心想，这年代的病人就是这样不通透，让你签字你就签字得了吧，怎么还如此啰唆？你只要生病了，只要做手术，这字是必须签的，除非你不生病。向东早已有些不耐烦了：“赶紧签字！你不签字这手术就没法做！”张兰还没完全看明白甚至没看完那上面写的内容，就急匆匆地在一处横线上签了字。

李晓阳在被推进手术室前，张兰问他要不要吃了晚饭再做手术。今天走得匆忙，到现在还没吃饭呢，这一做手术，不知道啥时候能吃上饭。李晓阳摇了摇头说：“一个小手术，很快就好了。再说了，我们再磨磨唧唧，那医生又不高兴了。”

张兰问：“你想吃啥？我去买。”李晓阳想了想，本想拒绝，但难得妻子一片好心，于是说道：“我想吃回锅肉，就是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张兰说：“好，我等会儿出去看看。”

看着丈夫躺在担架上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张兰的心就悬了起来。尽管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手术，但对于一个农家妇女来说，她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她听说做手术都要给主治大夫红包，但往深了想，给多少合适呢？50元？100元？恐怕对于一个大医院的医生来说，太少了，有些拿不出手；给200元？500元？张兰又觉得于心不忍，200块钱，在农村可以买上一只小猪仔了……思前想后，她还是决定

不送红包了。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希望丈夫的手术一切都顺利。

就这样，张兰带着一颗空落落的心，走出了医院的大门，现在，她要去寻找一家菜馆，给丈夫把回锅肉带回来。张兰一连找了好几家餐馆，都没回锅肉这道菜。眼看时间都已过去了差不多半小时，张兰估摸再这样找下去，恐怕丈夫李晓阳都已经出了手术室。于是，张兰加快了脚步，最后，她终于找到一家小饭馆，提出自己亲自下厨，给丈夫做一次地道的回锅肉。

张兰带着亲手下厨为丈夫炒的回锅肉回到医院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

张兰心急火燎地跑进急诊科医生办公室，向一个女医生问道：“医生，我丈夫呢？”

如果换了别的医生，张兰一定会被熊一顿，谁认识你丈夫？你丈夫是谁？但她问的这个女医生正是赵佳佳，她认得这个农家妇女就是刚才来看结石病的那个人的家属，于是温和地说道：“你是那个结石病患者的家属吧？他已经做完手术了……”

不等赵佳佳说完，张兰就急切地问道：“他怎么样？还好吧？”

赵佳佳嫣然一笑：“手术很顺利，现在在 19 号病床，出门右转第四间病房就是。”

张兰听到这话，心急火燎地跑到 19 号病床前，只见丈夫李晓阳躺在病床上，眼睛微闭，一个护士正在给他打点滴。

张兰一看丈夫闭着眼睛，心里一惊，不是说手术很顺利么？怎么……没睁眼呢？不会……想到这里，她问那个护士小姐道：“护士，我丈夫他……”

护士淡淡地回答道：“他的麻醉药还在起作用，过个大概十分钟就会醒的。”

听到这里，张兰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她在丈夫的床前坐下，将回



锅肉放在床头柜上，返身出门找厕所去了。等她从厕所回来，丈夫已经睁开了眼睛。

张兰开口说道：“你要的回锅肉来了，今天这回锅肉一定很合你胃口。”

她本想说这是她亲自下厨炒的回锅肉，一切都按家乡传统的做法做的，但农家妇女不善于表达，更多的是把关爱埋藏在心底。张兰起身打开饭盒，香味扑鼻而来，张罗着叫丈夫吃饭。

香味飘进李晓阳的鼻孔，他在心里暗叫一声好香，闪过这个念头之后，他就无缘由地想起了家乡，想起了他的一对儿子，想起了他年迈的双亲。张兰正准备喂食的时候，刚才出去的那个护士又返身回来，见到这一幕，对张兰大声说道：“不能吃！刚做手术了，不能马上吃饭！”

张兰一听心里就急了，丈夫晚饭还没来得及吃呢，就挨上一刀，现在手术做完了，也不能吃饭，这不是让人活受罪吗？她于是问道：“怎么不早说呢？早说我们就吃了饭再来做手术啊。”

护士说道：“那份手术告知书里面不是说了么？你们家属不是签字了么？”

张兰一想，那手术告知书上写了些什么，她到现在都没弄清，唉，城里人说话怎么就这么半截半截的呢？为什么不早点说一声呢？不过，事已至此，医生为大，一切都得听医生的。张兰站起身，只好无奈地合上饭盒，等丈夫能够进食的时候再吃。

向东做完手术，回到办公室，一屁股在电脑面前坐下来。现在稍微闲暇一点，他习惯性地抓过水杯，仰头喝了一口，看了看正在病历本上唰唰写字的赵佳佳，问道：“怎么样，吃了没？”

赵佳佳头也没抬：“没呢。”

“晚上想吃啥？”

“现在还不饿。”

“等你饿了再吃就来不及了，哎，对了，我最近发现医院门口有一家新开的冒菜馆还不错，要不要试试？”

“啥叫冒菜？”

“类似于麻辣烫，四川菜。”

一听到四川菜，赵佳佳顿时来了兴致。她喜欢吃火锅，爱屋及乌，对火锅的延伸产品也很是喜欢。

向东拿起桌上的电话，照着墙上的一个电话号码，点了两人份的冒菜，让饭馆做好后送到医院急诊科来。向东刚放下电话，张兰就心急火燎地冲了进来，对向东急切地说道：“大夫大夫！赶紧看看我老公，他的腰疼得很！”

向东抬眼看了一下张兰，不紧不慢地问道：“是那个结石病患者吧？”

“嗯，对对。赶紧去看看去吧！”张兰几乎带着哭腔请求道。

向东说道：“结石手术后病人有疼痛感是正常现象，没问题，去吧。”

张兰不放心地说道：“大夫……他疼得很厉害哦……你还是去看看再说吧。”

向东这才极不情愿地站起身，跟着张兰走了出去。他来到19号李晓阳的病床前，按了按腹部，问李晓阳：“怎么，很痛？”

李晓阳的额头已经汗珠滚滚，后背也被汗水湿透，面色苍白，点头说道：“嗯……”

向东说：“术后疼痛是正常反应，这样吧，我给你开一支安痛宁，止痛的。”

很快，安痛宁被注射入李晓阳的体内。向东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冒菜已经放在桌上了，他回头对赵佳佳说道：“饿死人了，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吃饭了！”

正准备拿筷子，值夜班的同事钟琴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向东说



道：“呦，钟医生，我这都忙活了一个多小时了，你怎么才来？”

钟琴没好气地说道：“来了两个腹痛病人，忙死我了，我忙的时候你没瞧见！”

向东一边分着碗筷，一边招呼钟琴：“来吧，一起吃。”

钟琴说：“吃过了。”

向东一边自顾自地吃起来，一边招呼赵佳佳赶紧过来吃：“再不来就没啦！”

向东刚端上碗扒拉了一口饭，就见张兰又冲了进来，这一次比上一次更急切：“大夫，快点，我丈夫不行了！”

向东对病人和病人家属们的这种表现早已司空见惯，他继续吃着饭，不耐烦地说道：“又怎么了？”

“还是疼！疼得要命！”

向东本想发几句牢骚，但想了想，对这样没文化的农家妇女发牢骚也没用，于是他站起身，把碗筷重重地一放，抢在张兰前面出了门。走了两步，又不忘回头隔着办公室的门对赵佳佳喊道：“给我留点！”

向东走进病房，看了看李晓阳，的确脸色更加难看了，他看了看挂在床头的记录本，安痛宁已经注射了，病人还是疼痛难忍，于是只好说道：“我再开一支杜冷丁，这下应该不会再痛的。”

很快，杜冷丁也被注射进入了李晓阳的体内。

向东这才重新回到办公室，等他重新端起饭碗的时候，饭菜都差不多凉了。他心急火燎地扒拉着，一边埋怨一边吃饭：“唉，当医生就这命，连个饭都吃不清静！”

一碗饭还没吃完，张兰又进来了，这次她是真的哭了：“大夫，我丈夫……真的不行了……快点，救命啊！救命！”

向东这次是真的发火了，他啪的一声把筷子摔在桌子上，几乎对张兰吼叫起来说道：“就你事多！”

张兰哭着说道：“医生……医生，你快点啊……”

向东还没走进病房，就听见了监护器发出的警报声，他心里一沉，看来遇到了紧急情况！他加快步伐，走进病房一看，监护器上显示李晓阳的心率在不断下降。

向东转身呼叫护士赶紧推抢救车来。这边开始胸外按压，护士根据向东的口头医嘱开始用强心针。尽管如此，李晓阳的生命迹象还是在一点点流逝。

两个小时前还活蹦乱跳的李晓阳，最后，就这样死在了医院。

张兰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李晓阳死了，活脱脱的一个大男人，走进医院，就这样死了？她猛地一把揪住向东的白大褂，用力摇晃：“你赶紧救人啊！呜呜呜……”然而，身为医生的向东知道，除非自己是神仙，否则李晓阳无论如何都是救不活的了。张兰使劲地抽着李晓阳的耳刮子：“你这个混蛋……你倒是说话呀……呜呜呜呜……我给你买的回锅肉你还没吃呢，那是我亲手给你做的……呜呜呜……你这个王八蛋倒是说话啊！”

然而，无论张兰怎样推搡，怎样哭喊，李晓阳就那样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全然没了声息。直到这时候，张兰才相信，她的丈夫的确死了。在最初的那几分钟里，她还期待奇迹的发生。这么大一个活男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一个小小的肾结石手术就要了命？这医院也太恐怖了！

得知李晓阳死了之后，向东的心里也沉了下去。他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一切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张兰最初来告诉他李晓阳腰痛的时候，他认为那是术后的正常现象，后来在张兰的三番五次催促下，他给病人注射了安痛宁和杜冷丁，这些都是按程序走的没错，可这么个大男人怎么就死了呢？而且偏偏死在自己手里？看那个农家妇女张兰，也不是等闲之辈，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样的事情，不管谁对谁错，传出去总之对自己的名声不好，领导会怎么看待自己？同事们会怎么看待自己？他们表面上或许不会说啥，但背地里肯定会